周易傳義大全

卷三之五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三

䷃ 坎下艮上



傳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白雲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穉卦之序也○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男次兄之象艮爲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

有師道焉。天地旣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旣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

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朱子曰伊川說蒙亨發歸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白雲郭氏曰物穉者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亨也○毅齋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以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

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朱子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鶻突。○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盤澗董氏曰。本義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者也。○雲峯胡氏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屬蒙。利貞屬養蒙者。惟本義以爲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易必如是看。方爲不滯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雲峯胡氏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傳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無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

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暗。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東萊呂氏曰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胷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

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

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南軒張氏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雲峯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爾。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下孟反 六三象同

傳 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

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决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南軒張氏曰。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西山眞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决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義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朱子曰。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

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艮止也。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 ○ 進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

傳 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

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榎楚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朴作教刑。是也。○童溪王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于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建安丘氏曰。治蒙之道。示之以刑。則人知警畏。自可撤其昏蒙之蔽而无拘攣之患。開發之機由此而始。初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足以開發之。故曰發蒙

本義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

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雲峯胡氏曰。君師之道。正而已。屯初志行正。蒙初以正法。初之正。猶懼失之於終。況不正於初）

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

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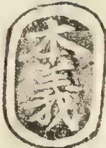
誠齋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隆山李氏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坎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此次子事也。艮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

本義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

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陽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於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指二五之應。進齋徐氏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

雖有善教無從入也○雲峯胡氏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也二之於初恐其衆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傳 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朱子曰六

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雲峯胡氏曰諸爻皆說蒙此爻別發一義昧其所適見利忘身蒙不足以盡之矣一失身且如此主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焉○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正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傳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本義 順當作慎蓋順愼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愼墨且行不愼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本義旣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節齋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於陽。无以發蒙而久困。○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傳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

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本義】實叶韻去聲。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之困遠於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沙隨程氏曰。小象叶聲韻。故太玄測亦有韻。孔氏正義於離爻亦嘗論之○鄱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六五。童蒙吉。

【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於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爲五則知我之爲二矣童蒙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一聽於二其吉可知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貪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卻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莆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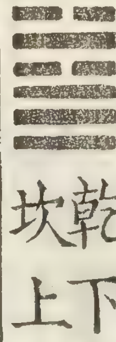
爲誨人也或問本義只就自身克治上說如何朱子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爲寇○進齋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爲瀆而至於擊蒙也○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爻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爲害者也故曰不利爲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爲外誘之物所化惟爲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雖過於嚴乃爲得宜故曰利禦寇且曰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精且備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白雲郭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爲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也○雲峯胡氏曰上

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建安丘氏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爲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爲蒙之主。其曰包蒙吉。納婦吉。則爻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擊蒙禦寇而已。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乾下
坎上

傳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

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徂徠石氏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誠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无正字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莆陽張氏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中之德

臨事而懼何所往而不利哉○西山眞氏曰
按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利濟險涉難之義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雲峯胡氏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

在上又爲衆所需需而无實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傳 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本義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涑水司馬氏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隆山李氏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爲泰爲大有爲夬進无齟齬何也柔順在上而无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冐進而不少需哉○中溪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

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爲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傳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

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建安丘氏曰。乾在坎下為需。剛健而不陷。故云利涉大川乾在坎上為訟。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大川

本義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雲峯胡氏曰。凡五皆天位也。此不足言。特於需發其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樂音洛

傳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

氣體宴樂以和養一作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東萊呂氏曰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糵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勉齋黃氏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則是兼取於飲食宴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宴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爻盡之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

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隆山李氏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雲峯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初能需于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輕進。必志不妄動。斯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旦反

【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

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爲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本義)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故曰需于沙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雲峯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爲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傳 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本義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雲峯胡氏曰下體乾九二衍在中即乾九二寬以居之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寬居中故不急進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傳 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本義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以其迫近坎險。故有致寇至之象○瀘川毛氏曰。近則有言。迫則致寇。其勢然也。○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雲峯胡氏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遇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

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云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 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本義 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或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問敬慎二字。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意。又曰。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

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建安丘氏曰。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閾

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莫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向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

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本義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雙湖胡氏曰。坎爲水爲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爲殺傷之地。四下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雲峯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爲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爲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爲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傳 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

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或問需于酒食貞吉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進齋徐氏曰九五為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

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陽彙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爲哉唯出而位乎中正之位需于酒食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澤以爲養也需于酒食人需飲食以爲養也○雲峯胡氏曰酒食坎象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於飲食男女此蒙卦爻既於婚娶之正二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教人之意切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 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傳 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

穴。所安也。安而旣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旣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旣需得其安處。群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新安胡氏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出無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逃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避陽之來。○隆山李氏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爲君子之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爲小人之戒。○臨川吳氏曰。上獨不言需者。時旣終矣。无復有所需也

本義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朱子曰。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雲峯胡氏曰。外卦險體。三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當都浪反後凡

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傳 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本義 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仕家事而退閒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東萊呂氏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

☰☵ 坎下 乾上

傳 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内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建安丘氏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誣爲詐非訟也雲峯胡氏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需由於屯世不屯无需訟由於蒙人不蒙无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傳 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决於人雖

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惕厚齋馮氏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潜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傳 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本義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

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
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
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
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
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朱子曰訟
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
亦如此○盤澗董氏曰九二中實爲有孚坎險爲窒坎
爲加憂爲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
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
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
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
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嘗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
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
辭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是也○雲峯胡氏曰需訟二
卦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

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爲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隨其所處爲吉凶者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傳 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本義 以卦德釋卦名義。嵩山晁氏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雲峯胡氏曰。上下以分言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險其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險而彼健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傳 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傳 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爲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乎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傳 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

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進齋徐氏曰天下唯剛者訟柔者不訟以險而遇健所以訟也二以剛中則爲有孚但二五剛敵而不相應上下猶有窒塞之情必因其窒塞而懷吾怵惕憂懼之心不過於訟則爲吉以其剛來而得中也訟卦下體本艮今九自三來居於下卦之中而成訟故得訟之中吉終極而成則凶故又以不可成戒之○建安丘氏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反下爲來柔自下而升上爲往爲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者多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四陰二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平菴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丹陽都氏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 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蘭氏廷瑞曰六爻唯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臨川吳氏曰柔弱居下不能終訟故曰不永所事雖有言語之傷而終則吉也與終凶之終不同

本義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才辯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臨川吳氏曰不永

所事。此邵子所謂意象也。○雲峯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在訟爲終。在人爲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誠齋楊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懟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傳 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卽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傳 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

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傳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 本義 九二

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却要牽強。故只得說小邑。某嘗以爲易有象數者以此。聖人之象便依樣子。今不可考。王弼說得意。妄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節齋蔡氏曰。克。能也。位柔故不克。逋。逃也。隱兩柔之中。有逋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眚。○雲峯胡氏曰。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爲險體之主。則本欲用其險者。本義謂其本欲訟。蓋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焉爾。○進齋徐氏曰。退處卑小。示屈服之意也。苟猶據大邑。雖曰退

聽跡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雙湖胡氏曰六爻自五君位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逋竄非本无訟上之心也易於君臣之分其嚴矣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傳 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傳 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 掇自取也 平菴項氏曰上兩句皆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傳 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

危懼非爲訟者也。禄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係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

或從王事无成

傳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

止爲善也平庵項氏曰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

○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雲峯胡氏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戶食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於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爲貞不守常非貞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爻辭同此獨不曰有終者三下卦之終也在坤之三而或出始雖无成而後猶可以有終在訟之三而或出但見其无成而已訟固非可終者本義曰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矣蓋守常而或出則非眞能守者矣深戒之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傳）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

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

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四。是剛强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爲訟者也。左右前後皆无可者。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渝變而爲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括蒼龔氏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爲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雲峯胡氏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責無過而責改過又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建安丘氏曰。二沮於勢。四屈於理。此二之

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吉所以爲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傳 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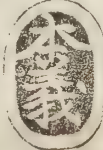
瀘川毛氏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无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攷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事之小。不必聽者也。又曰。朱子謂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如此乃无滯碍。蓋訟者遇此爻。則爲利見大人之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爲占者。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

○雲峯胡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爲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東萊呂氏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中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無偏聽之病。惟正則無私繫之失。舉天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矣。此所以大吉。彖曰尚中正。象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爲主也。獄訟之歸。舜。虞芮之質文。九五有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褫敕紙反

〔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强。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南軒張氏曰。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兼山郭氏曰。鞶帶。大帶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以賞訟。○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上九過於剛。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况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

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平菴項氏曰。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厚齋馮氏曰。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而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盤澗董氏曰。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建安丘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爲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揆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

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四

☵☷ 坎下坤上

傳 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主將帥象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 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无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

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惟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傳 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本義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漢上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提出一

以字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一陽而五陰皆爲所以。閫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爲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爲霸者之術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傳 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 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爲將之道。蓋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 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

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固一作无咎也

本義 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雙湖胡氏曰。衆正可王。賛六五。剛中而應。賛九二。行險而順。賛兩體。師本毒害而民從之。吉且无咎者。特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觀矣○雲峯胡氏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

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勑六反本義許六反）

傳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本義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李氏曰。容民則无流民。畜衆則无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此義也○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動一作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

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隆山李氏曰。二爲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也。○雲峯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傳 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 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

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旣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旣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

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能一有能字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于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本義 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唯二以剛居柔。得師之中。无

過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也○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懷萬邦也建安丘氏曰。上承威字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雲峯胡氏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爲

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雲峯胡氏曰。剥一陽在上而衆陰載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爲輿。坎爲車輪。有輿尸象。此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柔正。猶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正。才柔志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哉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傳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 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

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臨川吳氏曰。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爲次。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本義】知難而退。師

之常也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

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戎一作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

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子一有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程子曰。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厚齋馮氏曰。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胤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或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

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雲峯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彖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建安丘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仗。必致喪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雲峯胡氏曰。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傳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本義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

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建安丘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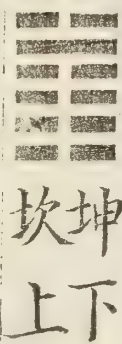
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本義

聖人之戒深矣

雲峯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文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建安丘氏曰。師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名曰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師之任不可非人。故曰丈人吉无咎。蓋只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為任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弟子係之。二三四三爻。則皆用師之將也。九二以剛居中。威而不暴。持重之將也。故有師中之吉。即五所謂長子也。六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僨師之將也。故有與尸之凶。即五所謂弟子也。六四以柔居柔。僅知自守。蓋度德量力之人。固無戰勝之功。亦无喪敗之禍。止

於左次无咎而已。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而權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出師命將者。盍亦鑒之於斯乎


坤下
坎上


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比也 一作比輔也 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白雲郭氏曰。一陽之卦

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雲峯胡氏曰。易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剥也、而最吉莫如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比毗志反

傳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龜山楊氏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白雲郭氏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莫吉於此。故直言吉○涑水

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漢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厚齋馮氏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无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傳 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

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附一作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

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爲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亦是占中一義。左傳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爲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

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原筮元永貞爲比於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彖曰。比吉也

本義 此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嵩山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字

比。輔也。下順從也

傳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 本義 比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傳推原筮占一作决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傳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

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朱子曰。程傳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傳 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本義 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

此則爲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以一陰獨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傳 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本義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

比人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爲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建安丘氏曰。夫水與地相親比。有合无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一矣○方塘徐氏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雲峯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傳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蘭氏廷瑞曰。易

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 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本義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使有那周遍底意思。○厚齋馮氏曰。缶。瓦器。爾雅云益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

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沙隨程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傳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 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

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中溪張氏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於比者爲其不正也苟比之以正則无惡於比矣五爲比之主二其應也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吉○隆山李氏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内之外出應乎上者也○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内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爲内上卦爲外比六二言内六四言外内外卦之分見於此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傳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

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本義 得正則不自失矣 進齋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內比外故曰自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不自失者則又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己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六三比之匪人

傳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 一作咎 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東萊呂氏曰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耳蓋君子之所爲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但見其私也三既看得二爲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

近小人之損。比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爻辭隨時取義。最當詳考

本義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進齋徐氏曰。匪人謂上六。五爲比主。上獨背之。而六三位不中正。復與之應。是所比之非其人也○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一无必將字反得悔吝。咎一作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進齋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己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亡宗。爲

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雲峯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傳 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本義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王氏湘鄉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

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而後爲正也○雲峯胡氏曰。初六内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内者。内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傳 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五有剛中之德。賢而在上。四外比而佐之。即彖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故曰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傳 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

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呴呴）然求比於物。

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一作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

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是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進齋徐氏曰。五以剛健之德而居正中之位。能顯明比道於天下。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臣。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再至三使之可去。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前禽也。然聖人雖无心於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於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曰邑人不誡吉

本義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己。顯其比

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己也○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林氏栗曰陽爲明。故稱顯比○沙隨程氏曰。比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雲峯胡氏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之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音捨

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而陰以乘陽爲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而陰以承陽爲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傳 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本義 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雲峯胡氏曰。使字與師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傳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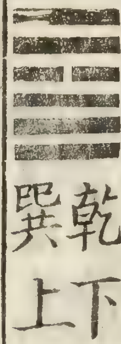
本義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

本而上未。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始艮貫既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爲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旨異○沙隨程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雲峯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蓋乾以六爻陽剛盡變而爲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首。蓋其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亦自相貫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傳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本義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雲峯胡氏

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建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爲顯比之主。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於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此所以有匪人之傷也歟



乾下
巽上



傳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

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擧其重者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或問有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陰畜陽。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白雲郭氏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入而畜

之者。畜之小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勑六反大畜卦同

傳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或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建安丘氏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爲柔所畜。故曰小畜。巽爲陰。乾爲陽。惟巽順爲能畜乾健之性。但六四以一陰而畜止五陽。

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自我。指四也。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爲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

（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

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沙隨程氏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君之象○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憸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雲峯胡氏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陰之畜陽唯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何也。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

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傳)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小畜以四爲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爲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之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本義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亦釋亨義。○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爲利貞。不家食而

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胷中所蘊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施始豉反

傳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本義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令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

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中溪張氏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爲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雲峯胡氏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專爲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 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

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本義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朱子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潜室陳氏曰。風行天上。而有取於畜之理何也。蓋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雲峯胡氏曰。小畜風行天上。有氣无質。懿文德者以之。大畜天在山中。氣凝於質。多識前言往行者以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 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

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或問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朱子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

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雲峯胡氏曰。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卦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復自道似不遠復。二之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於初。牽復以其連於初也。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傳 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雲峯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二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以陽剛應五。五雖剛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己之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

○東萊呂氏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爲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

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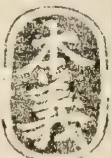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建安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其中道。所以吉也○雲峯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按程傳以爲二與五相牽攣。本義之說則以爲二與五無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

美亦者承上爻義張子曰。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爲失。○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爲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爲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傳 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旣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

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朱子曰。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下兩爻自牽連上來○龜山楊氏曰。輿說輻。不能有行也。重剛不中。切比於四。爲陰所畜則道不行於妻子矣○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車輹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雲峯胡氏曰。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於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傳 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本義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爲也建安丘氏曰。三雖陽剛。乃昵於六四不正之陰。爲其係畜而不能進。至於反目。皆三有以自取之也。夫制於妻。則其正家之道蓋可知矣。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雲峯胡氏曰。非四之能制三。三剛而不中。自制於四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傳 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

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本義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隆山李氏曰需二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一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爲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耶○雲峯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

一卦之中中虛爲信之本。二五皆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爲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 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雙湖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非而止之。必爲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攣力專反

傳 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

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朱子曰。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徂徠石氏曰。上三爻巽體皆務畜者也。

六四爲畜之主。然陰則虛乏。九五陽爲富。能推其富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鄰也○旻氏淵曰。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也○雲峯胡氏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吉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傳 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臨川吳氏曰。五之能攣四也。不獨有其富。而與四共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傳 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 大畜畜之太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建安丘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此卦爻互辭以見意也。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亦與此類同。○雙湖胡氏曰。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取義。無復密雲西郊意。亦可見爻辭周公作。故不同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

傳 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本義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又曰。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厚齋馮氏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牽復者今既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爲婦者以是爲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雲峯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爲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貞凶。又爲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爲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既一作盛極一有則字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

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節齋蔡氏曰。疑。均敵也。柔畜旣盛。必敵剛也○臨川吳氏曰。此與訟卦九二象傳例同。全舉爻辭。下文有所疑也四字。乃幷釋其義○建安丘氏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陰小也。故爲小畜。在六爻。上三爻巽爲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未受四之畜。故初復自道。而四有孚血去也。二與五應。漸爲五所畜。故二牽復而五有孚攣如也。此四爻皆未成畜者。至三與上以同德相應。始爲上所畜而不能進焉。故三言輿說輻。上言旣雨旣處也。畜而至此。畜道成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四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五

䷉ 兌下 乾上

傳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傳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本義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西溪李氏曰履虎尾蹈危機也

人唯履患難而不爲患難所傷然後爲履道之亨○潛室陳氏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爲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泥○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爲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爲切。諸家多以兌爲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爲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達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傳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正一作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本義以卦德釋彖辭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平菴項氏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雖危而不傷莊周曰虎媚養己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爲主而衆爻應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

善光明者也疢謂疵病夫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臨川吳氏曰又以卦體釋彖辭之占言占之亨者以九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剛而得中得正其德之不疚病尊居帝位而臨下其位之光明顯著也不疚光明所謂亨也○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此則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言外之意可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

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本義）程傳備矣。或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朱子曰。辯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既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

也。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傳 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本義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

咎也張子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雲峯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按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爲物遷。蔡氏則曰。素者。无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爲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本義只未爲物遷一句。已含此意。蓋以爲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爲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傳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願也○厚齋馮氏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 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履道。道即路也

本義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爲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外物不亂。故吉。○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看得道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

○建安丘氏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爲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唯九二爲能盡履道之義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于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貞也○進齋徐氏曰。初二皆陽剛而說體。故有素履幽人之戒。又皆无應於上。故初曰獨行願也。二曰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反

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

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朱子曰。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雲峯胡氏曰。眇能視。跛能履。本義以爲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之象。歸妹初與二分言之。行不中則跛。歸妹初九但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眇。歸妹九二但曰眇。不正也。易春秋書法。美惡不嫌同辭。履六三一爻並書之者。惡三不中且不正也。

凡卦辭以爻爲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書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爲能視。跛自以爲能履。猶武人而自以爲能有爲於天下者也。爻之辭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繼以武人爲于大君。須看兩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示戒深矣。○瓜山潘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量已力。妄欲有爲。應上九而履羣陽。如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爲君。其凶宜矣。○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大。陽也。或者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强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傳 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

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 建安丘氏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但眇者之視。則明不足以燭遠。跛者之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傳 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雲峯胡氏曰。爻以位爲志。三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山革反

傳 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

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朱子曰。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爲虎尾之象。○雲峯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剛。謂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不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胡氏曰。卦彖爻之辭言履虎尾者凡四。以卦彖言。則兌以和說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强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言咥人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 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九五夬履貞厲

傳 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

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或問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有危象焉何也朱子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又曰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履為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

不能憂。故戒其夬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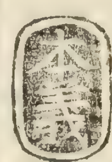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 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 傷於所恃 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自恃。所以自決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傳 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程子曰。視履考

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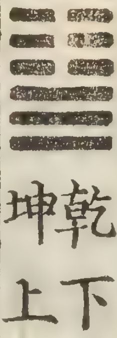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元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漢上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所履。則吉可考而知矣○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唯視吾之所履何如耳。使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雲峯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傳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雲峯胡氏曰。吉所以爲慶。元所以爲大○建安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强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善



乾下
坤上

傳 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

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誠齋楊氏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辯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

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隆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爲主。故大者吉而亨。蓋在內而實。則吉氣騰而爲亨也。又曰。凡易中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陰爲虛。陽爲富。陰爲貧。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大。陰爲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

本義 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節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雙湖胡氏曰。小往大來。卦變也。泰自否來。三陰往居於外。三陽來居於內而成泰。

也。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唯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觀象而係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於往來數字間。卦義體始爲之活動矣。上經可推僅四卦。非揲蓍求卦之義也。○雲峯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又曰。按辟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蓋嘗思之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逆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經之姤。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經之復。蓋先天圓圖。剝復之間自有坤。後天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下坤上。此坤十

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也。先天姤夬之間，自有乾。後天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此乾四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天地乾坤。陰陽之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讀本義者不可以不知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傳 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長丁丈反 否卦同

傳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道長也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節齋蔡氏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健順德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剛柔言泰否交不交氣也各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不交則質

著。故兼以剛柔言。餘卦各滯乎物。故不言陰陽。止言剛柔健順。又曰。上下。指君臣言。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其氣與志耳。○建安丘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厚齋馮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傳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

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羡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或問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程子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朱子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

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賛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財成輔相无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賛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儱統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是泰由於陰陽无過无不及者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傳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旣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頼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頼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恊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本義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

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下卦放

此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臨川吳氏曰。三陽爲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樵巖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隆山李氏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也。○雲峯胡氏曰。拔茅茹。在物爲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爲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 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

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傳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

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可一作）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

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

道矣雲峯胡氏曰。陰爻雜。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爲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爲中。大槩泰卦上下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唯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彼偽反

傳 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謂福祉。善處泰者。

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本義】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雲峯胡氏曰。陽居於內爲平。往而外則爲陂。陰出於外。爲往。返而內亦爲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建安丘氏曰。孚指六四不誡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唯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古爲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傳 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雲峯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云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傳 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

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雲峯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

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爲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傳 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本義 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 雲峯胡氏曰以德言則凡陽爲實陰爲不實以位言凡陰在上皆爲失實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一作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建安丘氏曰商之君以天干甲乙丙丁爲次帝乙乃制王姬下嫁之禮者也歸者嫁也歸帝之妹則陰雖貴而必下降以就於陽乃泰之義以此受祉斯獲元吉○厚齋馮氏曰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濟故多以福祉言之

【本義】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虚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

朱子曰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臨川吳氏曰六五以柔中應在下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泰卦互體及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爲辭○按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雙湖胡氏曰證以京房傳則帝乙爲湯證以陽虎之言則帝乙爲紂父姑兩存之以備參考然其爲嫁妹之辭則一耳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傳 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進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强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傳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

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本義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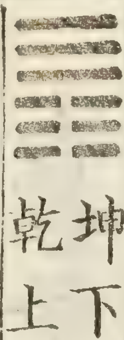
朱子曰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建安丘氏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過六五則曰城復于隍泰以二五爲中不可過也過則否矣坤土本在下之物在上則有傾頹之理復于隍者反其本也坤上爲泰坤下爲否此特以陰陽之氣言爾○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

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爲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傳 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本義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雲峯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爲也○建安丘氏曰泰通也卦以小往大來爲義故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屬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臣致泰之功九三言无平不陂則世道盛衰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泰言也至六四言翩翩不富則泰已過中而否欲來之時也六五言帝乙歸妹則人君保泰之事上六言城復于隍則泰轉而爲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誠齋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

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坤下
乾上

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禪也。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

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否之匪人 否備鄙反

傳 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旣否則泰矣。雲峯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傳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雙湖胡氏曰。大往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傳 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閼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爲泰。若君心不下逮。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絶不交。天下雖有邦。與无邦同矣。所以爲

否也。○建安丘氏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隆山李氏曰。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序。无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間。而天運不爾耶。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於爻。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傳 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

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張子曰。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時。期於无咎无譽足矣。○隆山李氏曰。秦之時。君子勝則包小人。故泰之象辭止論后以財成輔相而不及君子小人。否之時。小人勝則害君子。故否之象辭。要使君子以儉德避難而辭榮祿。孔子曰。天地閉。賢人隱。善乎其處否者也

本義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平菴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不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建安丘氏曰。儉德避難。象坤陰之吝。不可榮以祿。象乾德之剛。如六四之括囊无咎。即儉德避難也。乾初九之遯世无悶。即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傳 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

之彖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或問程傳以此爻爲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朱子曰。恐牽强不是此意

本義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

君子矣朱子曰。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爲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爲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以爲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傳 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

也兼山郭氏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本義 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臨川吳氏曰。泰初九應六四。六四。陰也民也。初之陽志在澤民。不獨善其身而兼濟天下。故曰志在外。否初六應九四。九四。陽也君也。初之陰志在承君。不自植私黨而同仕公朝。故曰志在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傳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

嘗无也中溪張氏曰。六二以柔居柔。包蔵陰謀以承順其上。當此之時。羣小彈冠相慶。可謂小人吉矣。唯大人之德。以儉約自守。不求榮祿。身之否。乃道之亨。故曰大人否亨○潛室陳氏曰。此爻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爲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爲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朱子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雲峯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卦辭曰吉亨。否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變而爲泰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

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傳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一无則字

本義 雲峯胡氏曰。三陰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爲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六三。包羞

傳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

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
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
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
凶咎之戒 朱子曰初六是邪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
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
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
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
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建安丘氏曰否下三爻雖
皆陰類然初六六二則尚介乎君子小人正邪之間獨
六三則邪而不正純乎小人矣宜其不顧屈辱而包羞
忍恥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三皆陰柔故皆有包含之
象六二陰柔中正其所藴者欲承順乎君子六三陰柔
不中正所藴者直欲傷害君子而未能耳故有包羞之
象占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自以
爲可羞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東萊呂氏曰人无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

亦以其類同也。龜山楊氏曰。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故與疇類皆陷於禍

本義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朱子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有命是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又曰。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爲福。○問九四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正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長之矣。故有有命无咎疇離祉之象占。○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雲峯胡氏曰。諸解皆以命

爲君命。本義以爲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爲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蓋唯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爲四之无咎也。一諉諸天。可乎哉○雙湖胡氏曰。泰九三平陂往復。皆警戒辭。尚冀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則直稱有命无咎疇離祉。歡欣慶賀之意溢於言表。然則爲小人者讀易至此爻。曷不改心易慮。向樂乎爲小人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傳 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蓋爲不在位者設也。若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難。可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傳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一作君）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虞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或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又曰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少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進齋徐氏曰否六二柔也故以大人小人對言蓋雖否塞之時未嘗无陽類也九五剛也故以大人獨言大人即九五也○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則九五休否之大人即

六二所謂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處否而亨，今日其能休天下之否乎。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九五大人當休否之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是否之方休，已有包桑繫固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爲泰也固宜。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傳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中溪張氏曰：處否而能獲吉者，以九五之位正當也。有其德而无其位，則否安能吉哉。此漢光武自隴蜀既平之後，未嘗不存苞桑之戒者是也。○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爲君者與其爲泰六五之柔，寧爲否九五之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傳 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本義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

朱子曰易爲君子謀如否内三爻是小人得志之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爲也○雲峯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於此盡矣先否後

喜。此喜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閭丘氏昕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和靖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即暗於理者也。問所謂機會豈非當泰之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避難否。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傳 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建安丘氏曰。否卦以大往小來為義。故內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初六言拔茅。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之意。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无咎。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

也。九五言繫于苞桑。則人君休否之事。上九言先否後喜。則否傾而爲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趙氏曰。泰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交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内。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惟三陽爲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五